

西蒙諾夫著

友与敌



西蒙諾夫著

友 与 敌

林 耘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友 与 敌

西蒙諾夫著

林 耘 譯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四号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号：(308) 字數：36千

開本 217×437/32 印張 2 $\frac{7}{8}$ — 插頁 2

一九五五年十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7500

定價(6) 0.28元

作者自傳

我於一九一五年出生在列寧格勒。在略柴尼和薩拉托夫的七年制學校裏唸過書。我是在一個紅軍軍官的家庭中生長大的，那些年一直住在駐軍區域和軍官宿舍裏。一九三〇年畢業於七年制學校後，到一九三五年，我先是在薩拉托夫，後來到莫斯科，做鑄床工人。一九三四年入隸屬於蘇聯作家協會的高爾基文學院學習，頭兩年並未脫離生產。一九三八年畢業後又入研究班學習了一年。一九三九年我以軍事記者的資格被派往蒙古，因此中斷了學習，以後就沒有再回到研究班。

我最早的一些詩，於一九三四年刊印在青年

詩人們的詩集“力量的檢閱”內。我自己的第一篇關於白海水手的長詩“黑黑的巴維爾”發表於一九三八年。同年出版了詩集“真實的人們”和長篇歷史敘事詩“冰上大戰”，接着又出版了長篇敘事詩“蘇伏洛夫”。一九四〇年出版了第一本關於戰爭的詩集“一九三九年詩集”，這是描述哈桑湖事件的，我曾在那兒的“紅軍英雄”報社工作。偉大衛國戰爭爆發前不久，在舞台上演出的我的劇本“我城一少年”，也是以這些事件為題材的。

一九四一年六月，我被召入軍隊，戰爭期間長期擔任“紅星”報的軍事記者。在偉大衛國戰爭開始時，我參加了黨。

我在各戰線上所寫的軍事通訊、報告和短篇小說，後來編印成以“從黑海到巴倫支海”為總題名的四個冊子。

除了軍事通訊之外，在戰爭期間，我又寫了兩本詩集：“抒情詩”、“戰爭”，三個劇本：“俄羅斯人”、“必然如此”、“在布拉格栗樹下”，以及描寫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長篇小說“日日夜夜”。

作為偉大衛國戰爭的參加者，我得到了一枚

“紅旗勳章”和兩枚一級“衛國獎章”。

在戰爭末期及戰爭結束以後，我或以報紙記者的資格，或以各種蘇聯代表團團員的資格，被派到外國去。我曾到過日本、美國、加拿大、法國、英國、意大利、德國、中國和其他的一些國家。這些遊歷的結果，產生了劇本“俄羅斯問題”、詩集“友與敵”、報告“戰鬥着的中國”，以及別的一些文章。

一九四六年和一九五〇年我兩度被選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

劇本“我城一少年”、“俄羅斯人”、“俄羅斯問題”、“異邦暗影”、小說“日日夜夜”和這本詩集“友與敵”，都獲得了“斯大林獎金”。

康·西蒙諾夫

1950年10月21日

目 次

作者自傳.....	1
在加拿大的一次羣衆大会上	1
“紅的”与“白的”	4
老虎	10
三個點	13
野蠻人	17
“薩柯和樊塞蒂”街	22
關於三個兵士的故事	27
夜航	32
德國人	38
一個錯誤的故事	42

我的朋友薩麥德·武爾貢在倫敦宴會上 的演說	47
不!	54
冬宮	58
舞鶴海軍基地	61
在記者俱樂部裏	66
前綫上的一座房子	69
就義的前夜	75
紅場	79

在加拿大的一次羣衆大會上

我走上了講壇，走進了大廳，
大廳使我回想起戰爭，
而靜寂使我回想起
第一陣排砲前的寂靜。
預先我們就得到警告，
說前頭的三排
要向我們尋釁，
要對我們噓鬧。
我走上來就看見了他們，
他們，就在前三排，他們，就在兩步之內，
他們，這幫肥頭粗腰、橫眉惡眼的傢伙，
披着斗篷，嚼着口香糖，

呲着牙，兩手往衣袋裏一插，
鞋底翹向天，腿架着腿……
這就是敌人的臉相！
後面是黑壓壓的大廳，
朋友們的臉孔我看不清，
雖然他們，一定來了，
雖然他們，準在這兒。
可是他們坐在昏暗的地方，
準在那兒，準是這樣，
但願他們的眼睛放出光芒，
好讓我看見他們，就像看見燈塔一樣！
第三排之後是黑壓壓的一片，
頭一排向我噴着濃烟，
覺得差點兒要燒着我的臉，
我邁前一步，開始講演，
話一開頭，就像跳起來衝鋒，
不再臥倒在地上。
“俄羅斯、斯大林、斯大林格勒！”
前三排啞口無聲。
後面，什麼地方在輕聲兒說話，

突然，連想也來不及想，
隔着不吭氣的那幾排敵人，
喊起了“烏拉！”
有如地裂，有如山崩，
有如大海裏怒濤奔騰。
已經是夜半更深，
大會還在進行，
大家站了起來，齊聲高唱，
大廳裏呼吸頓時鬆暢。
而前三排，依然不作聲，
不作聲，因為怕倒楣，
不作聲，好像含了滿口水，
不作聲，整整呆了四點鐘！

.....

結果怎樣我不再講，
因為那很平常：如今，
有人用戰爭來威脅我們，
我就常常想起那個大廳，
是那個大廳！
但不是前三排那些人。

“紅的”与“白的”

那天我得到了准許
去參觀黑人區，
要穿過整個城市，
越過那從未癒合的裂痕，
好心好意的小說也能，
約翰·布朗^① 赤誠的血也罷，
皮巧爾·斯陀^② 也罷，林肯的信徒們也罷，
都只把那裂痕掩蓋了一下，

① 約翰·布朗(1800—1859)，一八五九年美國反對黑奴制武裝起義的領袖，起義失敗後，被判处絞刑。臨刑前夜他這樣寫道：“我，約翰·布朗，現在完全相信，只有鮮血才能洗清這個罪惡深重的國家的滔天罪過。”

② 皮巧爾·斯陀(1811—1896)，美國女作家，著有同情黑人的小說“湯姆叔叔的茅屋”。

並沒有使它結疤。
我們住的是一家大旅社，
(這對於故事十分要緊)，
那兒不是人人都能隨便往裏走，
也不輕易接待每個人。
那兒每天在旅客牌上，
用濕潤的印刷油墨，
給有福氣住上房間的貴賓，
把房間的號頭標明；
當然，這都是些大名鼎鼎的闊佬，
大名鼎鼎的闊佬有這麼一大羣：
兩個苟延殘喘的國王，
三個巴西來的總統，
五個附庸小國的首領，
自然也少不了邱吉爾先生。

就這座“神聖之宮”，
也是皺着眉頭才把我們安頓。
爲了帶我到哈萊姆^①，

① 紐約的黑人區。

一個黑种女人，

應該

在白天

來接我。

我提議：頂好我們下去迎她，

這對她和我們都方便。

但我那久經世故的翻譯，

斷然地說：不行，不行。

說這会引起她多心，

好像一個黑种女人走進我的房間，

我會覺得很不体面，

因為這種想法在這裏平常得很。

“我是苏联人啊！”——“是呀，所以

她更要跑上來，

把自己內心的痛苦，

向您，苏联人，傾訴。”

女嚮導到來的時候，

我已經順从地又等了一個鐘頭，

她頭髮已斑白，年紀已不輕，
安詳地緊閉着雙唇。

在自己人那兒——她是學校裏的老師，
這兒——連看門的都不替她開門，
這兒——她只有靠意志的力量，
才能把旅館的陳規打破。

電梯只裝了我們幾個，
開電梯的憤憤地扳動電扭，
想快些擺脫掉我們，
飛也似地閃過每一層樓。

還是那麼亂嘈嘈，可沒有一點快樂的氣氛，
穿堂裏煙霧騰騰，
幾百張沙發上都有人坐着等候，
旁人走過他們都不去留神。
一切如常。

但这下子
整個穿堂都瞅住我們。

揪住我們，扭過來腦袋，
揪着，雪茄烟拿到嘴邊也不抽啦，
揪着，好像突然在大街上看見了裸體人，
揪着，好像鼻子跟前突然發生了爆炸。

我們兩個的皮膚是白色的，
而那女子是黑人，
但在所有這幫人當中，
跟我們的顏色相同的
却只有她一人。

我們三個人走了過去，迎着充滿敵意的眼睛，
我們手挽着手，在他們齊射的眼光中穿行，
三個紅的，

在幾百個白的中間走過，
好像在他們臉上，

打了一記清脆的耳光。

穿過那堆人的時候，我切身體驗到了，

我握緊自己的拳頭，領會到：

世界上並不分什麼黑種人、棕種人、黃種人，
而只能夠分為：紅的——我們，

和白的——他們。

那幫白的傢伙——如果我們仔細瞧瞧，
他們的嘴臉我們到處都認識。

那幫白的傢伙——我們從小就記得，
就是那麼的，再沒有別的。

那幫白的傢伙——在非洲也好，在歐洲也好，
都將被紅的埋葬在火藥的煙霧裏，
就像被我們衝破別列柯普^①，
從克里米亞拋進大海裏去的仇敵！

① 蘇聯十月革命勝利後，殘餘白黨逃往克里米亞半島，以該處作為反革命根據地，後終被消滅。別列柯普位於該半島北部與大陸聯接地處的地峽上。